



龚继先画传

◎陆其国

文匯出版社

我 爱 故 我 画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爱故我画/ 陆其国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1

(艺术家画传)

ISBN 978-7-5496-0747-1

I. ①我… II. ①陆… III. ①龚继先—传记—画册
IV. ①K825.7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295号

龚继先画传

我爱故我画

主编 / 桂国强 陈平

执行主编 / 朱金晨

绘画 / 龚继先

文字 / 陆其国

责任编辑 / 何璟

装帧设计 / 张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装订 /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3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889 × 1194 1 / 16

印张: 14.25

ISBN 978-7-5496-0747-1

定价: 280.00元

目录

我爱故我画	001
第一章 从大宅门到四合院	003
第二章 进入新天地	014
第三章 与上海结缘	027
第四章 辞去行政职务	036
第五章 指画艺术	047
第六章 绘画与处世	058
附录	073
龚继先作品选	087

我爱故我画

第一章 从大宅门到四合院

大宅门和四合院，是北京民居的地标。1939年，本书的主人公龚继先呱呱坠地。也正是在这北京的大宅门和四合院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不言而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有自家的大宅门，八九是殷实人家。当时龚继先的爷爷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大班，又有自己的公司，经济自然宽裕；爷爷奶奶信基督教。外公在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手下的铁路部门任职；外公外婆信佛教。爷爷因为过世早，所以小继先对爷爷毫无印象。父亲曾留美学经济，但他后来还是根据自己兴趣转读航空专业；母亲则是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高才生。出生在这种人家，儿时的龚继先生活是优越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哦，三岁看老。这是说从一个三岁孩子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未来。这话有人信，有人不信。这就像“抓周”游戏一样：将一大堆物品如各类乐器，各种球类，或者诸如扑克牌、笔、钓鱼杆、甚至钱等等，只要你想得到的东西一一放在面前，然后让一个周岁的孩子爬过去随意抓取，根据这个孩子抓取什么，来预测孩子的未来，或是音乐家，或是运动员，或是作家，或是画家，或是钓鱼高手，或是银行家……对此自然也是有人信，有人不信。

龚继先是龚家的第一个男孩子，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妹妹。当他在北京城区一座大宅门里长到一周岁时，视他如掌上明珠的奶奶和

外公外婆，以及爸爸妈妈都没有谁想到要刻意安排那样一场“抓周”游戏，来预测或判断他的未来。尽管这样，渐渐地大家还是发现小继先和其他同龄孩子的关注点似乎不一样。

一次，外公跟小继先讲解“与人为善”，小继先听了只是似懂非懂地点头，那稚拙可爱的表情惹得长辈们忍俊不禁。但就在进一步问小继先听懂了没有时，他却早已转过小脑袋，望向天空，目光全神贯注，仿佛正在研究或思考着什么。他看得那样入神，好不容易将他的注意力引回来，外公便问他看什么，小继先说他在看树上的枝条。

外公好生奇怪，问他树枝有什么好看的？

小继先说，树枝随风飘扬时就像他和小朋友们荡秋千，很好玩，也很好看。如果风大一点，树枝还会在空中跳舞，那就更加好看。外公看得出小继先想表达得更确切，但他没有那么多词汇，所以只能一遍遍地用好看这个词。让外公惊奇的是，小继先看到有一根掉在树下的树枝，便撒腿奔过去把它捡起来，兴奋地挥着，又蹲在地上用这树枝当作笔画起了什么。很快他就画好了，对外公说，他画的是树枝跳舞。还问外公他画得像不像。

外公乐呵呵地看了老半天，连声说，像，像。

外公对小继先说，玩儿时间过了，现在我们要读书了。原来外公在教小外孙读《三字经》。外公告诉他，读《三字经》也是学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做人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外公一直挂在嘴上的话。接着，外公又说，以后你还要学数学和理工哩。

不料小继先一听就撅起小嘴说，我不学数学和理工，我要看树枝跳舞，我要画画。

打那时起，外公就对家里人说，我看继先将来会成个画家。外

公这话无疑是对小小年纪的龚继先的鼓励。

小继先的父母却并不希望儿子成为画家，他们更愿意儿子在数理化方面有所发展和建树。再说毕竟儿子还小，孩子喜欢拿根树枝在地上涂涂画画，那纯粹只是出于他贪玩的天性，他们觉得大人们根本不必将此当真。

然而外公对小外孙的观察和判断没有错，在龚继先正式上学以后，喜欢文科不喜欢理科，尤其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而他在画画上的天分愈加鲜明地呈现出来。

此时由于爷爷早逝，对他疼爱有加的奶奶也在他五岁时故世，一大家子随后便分家，各管各过日子了。不久，龚继先父亲在故宫东华门附近北河沿，买下了一座四合院。这座四合院门前是一条大河，河边有一棵数百年的古槐，枝繁叶茂，形如伞盖。夏日浓荫蔽日，冬夜树影婆娑。河对面是皇城根，每天早晨，放飞的鸽子从空中传来阵阵鸽哨声，听来如闻天乐。

院落里里外外收拾好后，很快全家便搬了进去。当以前大宅门里的童年生活印象，越来越淡出龚继先脑际的时候，四合院里的生活场景，却越来越立体地呈现在了少年龚继先面前。

龚继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

那时故宫管理不严，由于离家近，每到冬季，河水结冰，孩提时代的龚继先常常在护城河（俗称筒子河）上溜冰；夏天则到故宫的草堆里捉各种昆虫玩，他印象中，那时故宫里有些角落，草长得又长又多，到这里来玩儿的大人不多，倒是像他这般大的孩子可不少。小伙伴们聚在这里打打闹闹追逐嬉戏，全然不晓以前人们在这里进出，可是大气不敢喘，说话不敢大声，是动辄要掉脑袋的森严凶险之地。北京冬季奇冷，筒子河河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龚继先

和附近胡同里的一帮小伙伴们在河面上一起玩滑冰，互相追逐打闹，尽管天气寒冷，但这帮孩子居然玩得个个额上直冒汗。而当天气转暖，筒子河冰消雪化春暖花开的时候，龚继先和一帮小伙伴们，又都兴致勃勃地转到这儿来钓鱼玩儿了。

不过，对龚继先来说，他喜欢四合院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四合院远不像以前住大宅门那样闭塞。以前除了自家人，很少有人来走动。四合院则不同，旁边院落里住着著名京剧演员毛世来一家和龚继先同学一家，他们家常有人会捧着自家做的好吃的东西，过来让龚家品尝品尝，龚家有好吃的，也会端过去，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聊得也很开心。这里飞进飞出的各种鸟儿和昆虫也特别多，这也是让小小年纪的龚继先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喜欢这里的一个理由。他画画的天分也在这里进一步显露了出来。

那天黄昏，他看到一只蜻蜓正停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粗大的树身上，便蹑手蹑脚靠上去，然后悄悄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一把抓住了它像玻璃般晶莹透明的翅膀。这只美丽的蜻蜓让他爱不释手，但看到蜻蜓抖动着翅膀想飞飞不走，又顿时对它产生了怜爱，于是手一松，放走了那只蜻蜓。但就在那一刻，小继先突然产生了创作欲望，特别想把这只可爱的蜻蜓画出来。

这个黄昏，小继先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铺开纸，拿起笔，凭着记忆，认认真真地把那只蜻蜓再现在了他的画笔下。

他画得太专心了，以至全然忘了晚餐。于是母亲便来叫他吃饭。推开房门的一刹那，眼前的一幕是让她欣慰的，她看到儿子全神贯注地在画画，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母亲进来。母亲随即就看到了儿子摊在桌上已快画成的画稿，那是一只活灵活现的蜻蜓。母亲高兴地夸奖他画得好。就因为母亲的这一声夸奖，让龚继先更树立了自信

心。他对母亲说，妈，我以后会画得更好。

当年龚家四合院附近还有一个去处，也是龚继先经常要报到的地方，那就是设在那里的小人书摊。往往龚继先在那里花上几分钱，就可以租几本连环画回家。应该说，这些连环画对他后来的绘画是有极大影响的，至少也是一种熏陶。这些连环画不仅故事生动，还多是连环画名家所绘，其中有赵宏本、赵三岛、陈光镒、颜梅华、严绍唐等等；还有丰子恺、陈鹤琴的《小朋友》。故事生动，图画丰富，龚继先常常一捧上手，就废寝忘食，乐不思蜀。

住在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除了有这些好玩的去处以外，更让小小年纪的龚继先乐不可支的，是进出四合院不但远比以前住大宅门时随意方便，母亲还任由他养花、养鸟、养金鱼……

而一出四合院，一溜湾儿就来到了胡同口大街上，抬眼就会见到另一番让龚继先难忘的风景——那就是老北京的民俗风情。

现在想来，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要总结一个画家的成功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画家早年经历中那些让他记忆深刻的内容。龚继先对此可谓体会犹深。

尽管时间已流逝了那么多年，他依然记得，小时候在北京街头，那些诸如豪华奢侈的祝寿场面，喜庆欢乐的婚娶仪式，隆重排场的丧葬出殡，还有形形色式的各种出行代步工具，如轿子、从口外运煤的驼队、马车、牛车、人力车、新式汽车等等，常常让他看得忘了回家，每次都是恋恋不舍地离开。而且他的记性特别好，到家后，便绘声绘色地向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讲述刚才的见闻。他会向妹妹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送库吗？那里尽是纸人、纸马、纸箱、纸楼，一应俱全，做得逼真极了；又向妹妹们显摆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扛房吗，扛房是咱北京专门承办丧礼出殡的行业，扛是指抬棺材的人

数，二人为一扛，有的人家有十六扛，有的人家都有六十四扛呢，场面好大好大。直说得妹妹们一愣一愣的。

说来也奇，小继先对北京风情就是特别着迷。他后来曾回忆道，他热爱北京城，从他懂事起，北京古城的风情民俗和历史风貌就深深吸引住了他，它们传达给他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并逐步引导他进入了一个探索不尽的艺术领域，让人魂牵梦绕。难怪在他的回忆中，说起小时候的北京，总离不开风筝、风车、糖葫芦、捏面人、莲花灯、兔儿爷、布满彩画的城楼、威武的石狮、神气的石兽、民间吹灯……

于今看来，这其中还有着龚继先当时无意识积累的东西，这些内容恰恰都是成就他日后成为一名著名花鸟大写意画家的重要的文化积淀。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会发现，其实龚继先后来的许多成功画作，大多可以从他青少年时的经历中找到线索。

龚继先难忘北京的农历新年。当时整个北京城普天同乐，有各种多姿多彩的欢度佳节的传统活动。除夕夜从傍晚开始，鞭炮声就从全城此起彼伏地响起；到了子夜，爆竹声声，更是交织成一片声音的海洋。

龚继先尤其喜欢北京的糖葫芦，喜欢它的形状，喜欢它的口味。形状有特制的长条状的，也有大长串状的，吃起来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甜甜的，酸酸的，嚼在嘴里，有股清冽冽的感觉直透心底，令人回味无穷。

故宫里的古文物以及庄严瑰伟的古代建筑，同样令龚继先着迷。每当故宫举办各种画展，他总要设法去看，慢慢地也学着涂涂抹抹画起来。家里大人见他这么喜欢画画，就“全家总动员”，给他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和一函七大册的石印本《张子祥课徒画稿》

让他临摹，父亲还给他买了砚台，母亲给他买了宣纸。这下，龚继先学画的积极性更高了。

以后，他又临摹了宋人团扇和著名画家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就这样，不知不觉中龚继先离绘画的艺术殿堂越来越近了。

那时候，龚继先对什么文化事物都充满着好奇，除了画画，他还喜欢上了古戏台上的那些传统京戏和折子戏，每每有机会，他都看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回家以后，他就可以凭着超强的记忆，将在舞台上看到的一切，惟妙惟肖地画在纸上。甚至那些琴师连同他们手上的各种乐器，也都能一一清晰地“复原”出来。更让家里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他还能将听过的戏有腔有调地哼唱出来，而且居然还挺像那么回事，以致外公不由惊叹道，敢情龚家出了个“小国粹”呵！

龚继先那会儿还不明白什么叫“小国粹”，但他知道这一定和他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关。事实上那时候他喜欢涂涂画画的东西还都和中国传统沾着边。比如写得一手好书法的外公说要教他写书法，他一听就来了劲。而且一学就学进去了，到点了不用催，自己就挺直了身子坐下，然后拿起毛笔认认真真写起来。

终于正式上学了，龚继先上的是孔德学校。这是解放前北京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孔德学校成立于1917年，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钱玄同等人创办，校长为蔡元培。这所学校与用庚款建立的中法大学有联系，设有法文班，并以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孔德学校后来与北大三院相毗邻，受北大影响很深，在这所学校任教的教师有许多是北大教授。北大教员子弟也多在此上学，如李大钊、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的子女都毕业于孔德学校。孔德学校在教学管理上有独特的办法，教学水平和质量也较高。龚继先在这

样的学校里受教育，耳濡目染，对他后来的艺术思想和绘画理论的形成和建立，应该不无关系。

龚继先最初在孔德学校就读时，父母亲还是希望他以后读理科。不过有一点让龚继先始终受益，那就是无论他将来学什么，父母教导他的是，先学会怎么做人。说白了，就是教育他要勤俭，不慕虚荣，一个人要有同情心。他经常穿着洗得干干净净却带有补丁的裤子上学。有邻居或同学惊讶于他家条件不错，他却穿着补丁衣服，龚继先丝毫也不会觉得这有损面子。因为母亲告诉过他，这就是勤俭。有时候他看到乞丐可怜，宁愿自己饿一顿，也会把五分钱早点钱给他们。

勤俭不等于不花钱。只要学习上需要，母亲就会对他慷慨解囊。那次“全家总动员”给他买画册、画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龚继先就在勤俭的生活中完成了由小学生到中学生的过渡。

那时候他已经常常在临习自己设法找到的齐白石的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临其他人而临齐白石，尚未在画画这个艺术领域里入门的龚继先脸一扬，神气十足地放言道，齐白石的画简单呀，就那么几个线条，临起来太容易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每每讲起这个故事，龚继先犹忍不住自我解嘲道，那时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就在读高小和中学的日子里，龚继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

那段日子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除了每天出门，满眼尽是招展的红旗外，再有就是喜欢音乐的舅舅经常带他去中苏友协听俄罗斯古典音乐。他一听就喜欢上了，他觉得从俄罗斯古典音乐中感受到了音乐家博大的艺术胸怀。此时他对中国民间音乐也早已着了迷，他同样觉得中国民间音乐中蕴含着言难尽述的美妙意境。后来他创

作上独出机杼的花鸟大写意作品，有的蕴含着西方交响乐中那种凝重的甚至磅礴的气势，有的则凝聚了中国民间音乐中那浓郁含蓄隽永的韵味，让人回味无穷，说起来这和他早年接受的中外音乐熏陶也有关。

随着渐渐长大，龚继先有志于当个画家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当时他已在育英教会读书，他的学习成绩明显偏向于文史方面，堪称优秀；而数学和外语成绩却老是上不去。母亲为他着急，希望他在数学和外语上努一把力，却没想到，有一天龚继先出乎意料地提出：妈，我不想去学校读书了，我要拜老师学画画。

不行。母亲断然拒绝了他。母亲说，你学画可以，但不能不去学校读书。

无奈，龚继先只得继续呆在学校，按部就班、有劲没劲地学习那些课程。那时候龚继先心里已经萌生了一个主意，那就是母亲既然不让他离开学校拜师学画，那他就争取中学毕业后，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为参加学校的学生演出团，此时龚继先不仅学会了二胡、京胡，还会弹吉他、曼陀铃。每回联欢还上台演唱京戏，大家伙儿早就领教到了他的多才多艺。

只是他没有想到，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除了文史课程，那里同样注重数理化。就因为他在后者分数上不达标，导致他铩羽而归，最后进入北京大同中学读高中。不过不管怎么样，在大同中学，龚继先的艺术才能毕竟也有了展示的机会，尤其是他在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演出天才，他俩配合，无论是演唱京戏，还是朗诵，常能使他们班上的演出节目在学校获得名次。那位同学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特型演员，以演晚年周恩来闻名遐迩的王铁成。

当时王铁成负责出学校黑板报，当他知道龚继先会画画，高兴

极了，当即就找上龚继先，对他说，继先，你会画，我想请你给黑板报画个报头。说罢，不由分说，就把龚继先拉到了黑板报前。

龚继先自然也很乐意画黑板报。王铁成随口说，回头我把粉笔给你送来。龚继先说，我不画粉笔画，我画国画，我给你画在宣纸上，回头你贴在黑板报上就得了。

王铁成说，宣纸贴上去揭下就破了，以后再用，太可惜。龚继先笑道，不碍事，以后需要，我再画就是。

龚继先没有食言，以后只要黑板报需要，龚继先总是应命完成。

此时的龚继先舍不得乱花平时积蓄下的每一分钱，但买起画笔、宣纸、颜料来他可是毫不犹豫，尤其是为了买喜欢且需要的画册等资料，十分舍得。有一次为了买一部画谱，他硬是省下每天五分早点钱，后来母亲知道了，心疼地说，早点怎么能不吃呢，你想买画谱，应该告诉妈，正当的花钱妈会给你花的。

听妈这样一说，龚继先自然大喜过望。有一次，他在琉璃厂“庆云堂”看到那里有他心仪已久的宋徽宗瘦金书“神霄玉清宫碑”拓片，碑头有蔡京所书“御笔手诏”四个大字，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拓片等书法资料，他的双脚顿时像被钉在了那里，再也挪不开步了。营业员是个老头，龚继先向他问价，老头看了眼龚继先，很不以为然地说，八块。老头的潜台词分明在说，年轻人，你买不起的。

那时候八块真是不菲，凭龚继先的能力，是断断买不起的。他本来想，买不起，看看也就算了。可见了营业员老头那副神情，他居然还倔了起来，心想妈可是答应了他的，只要正当花钱，妈愿意给他花。这样一想，他就很认真地大声对营业员老头说，八块就八块，我买，我这就回家去取钱。

营业员老头见了龚继先的认真劲，也乐了，连忙笑道，你花八

块钱买的拓片还有一些呢，回头我要给你找一找，这样吧，你干脆过几天过来，东西我管保给你留着。

八块钱买这些拓片实在太贵了，龚继先怀疑妈是不是真能够接受它们。当他终于向妈开口说要八块钱时，妈先没答应给或是不给，而是问他，你是真喜欢这些拓片吗？它们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妈还说，希望你说真心话。

龚继先望着妈的脸，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说，我可以不吃肉，可以不穿新衣服，但是我学工笔画需要参考资料，我很想得到这些拓片。

妈看着他，轻轻笑了起来，妈说，你可以吃肉，也可以穿新衣服，当然还要去买你看上的拓片。说罢，妈把钱给了他。

两天后，当龚继先拿着钱，喜滋滋赶去“庆云堂”时，一路上，妈的微笑一直浮现在他眼前，他知道妈的微笑是对他学画的支持和信任，更是对他的激励。此时，妈妈已完全尊重他的选择，只要完成基础教育，不再反对他投入更多的时间画画了。这也反过来更让龚继先增添了信心，所以高中毕业时，他决定报考中央美术学院。

龚继先说，他感谢王铁成请他为黑板报画画。这样的过程，实实在在锻炼了他捕捉题材及创作的能力。

在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时，龚继先交上去的作品，就是一幅工笔花鸟写生作品，考试是白描写生，创作题目则是“大跃进”的内容。

不久他就收到了中央美院的面试通知。应该说，龚继先从小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的愿望，在这一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启程。

第二章 进入新天地

龚继先记得，那天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对他进行面试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叶浅予先生。叶先生也可以说是龚继先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老师。

叶浅予生于1907年3月，浙江桐庐人。龚继先认识叶先生时，叶先生一方面从事绘画教学，一方面进行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要题材的国画创作。叶先生尤其擅长画人物、花鸟、速写。他的笔墨顿挫自如，豪放爽朗，形象生动传神，别具风格。龚继先知道叶先生中学时靠自修绘画，他觉得自己最初的学画经历和叶先生倒很有点相像。

叶先生的经历堪称坎坷，但再怎么样他也没有放弃过画画，而且他的打工经历，还与美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1926年他在上海除了当过柜台伙计，还从事画广告，为教科书画插图，做时装设计和舞台美术布景等。直到1928年任上海漫画社编辑，这才开始得以投入地进行漫画创作。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在上海组织漫画宣传队，投身抗日宣传工作。1947年叶浅予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这也使像龚继先这样的一批学生，有幸受教于叶先生。

叶浅予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绘画上的造诣首先体现在速写上。速写既是他成为漫画艺术和中国人物画大师的基础，又完